

苍茫天地一醉翁

苍茫天地一醉翁



费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蒼海天地一碑

蒼海天地一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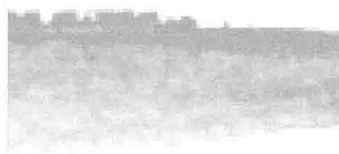
一

苍茫天地一醉翁



费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茫天地—醉翁/费勤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314-7

I. ①苍… II. ①费…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3498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刘 健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3

印 数 3001—6000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14-7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章

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元1007年8月1日)凌晨,月明星稀,天刚泛白。扯破嗓子喊了一宿的夏蝉终于停歇下来,让人感受到黎明前的短暂安静。没有一丝风,连树叶也懒得动一下,一切那么死寂。只有绵州军事推官厅廨内,欧阳观一家正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忙碌着。

接生婆是欧阳观唤守门的衙役请来的。

来到郑氏床前,一看情景,接生婆就噘着嘴巴,埋怨主人喊得太迟。站在一旁的欧阳观十分尴尬,咧了咧嘴,想说点什么,没发出声音。倒是郑氏,脸上挂着笑容,说,别慌,恐怕还有半个时辰呢。听过郑氏的话,接生婆安下心来,有条不紊地去洗面盆、烧沸水、熏烤剪刀。欧阳观如释重负,找来一根细竹签拨着灯芯。火苗腾腾往上蹿,屋子顿时亮堂了许多。扭头看一眼妻子,欧阳观心想刚才还疼得龇牙咧嘴,怎么就闷声不吭了呢。共同生活了四五年,欧阳观常常惊讶这个小他三十岁的女人,遇到风波总是那么淡定从容。

其实,疼痛并不是一下子就雷霆万钧的。开始的时候,郑氏只

有一点小小的感觉,接着疼痛就一波接一波地扩散了,先疏后密。欧阳观往油碗里倒了一点油,点亮灯,忙去取挂在门背后的对襟开衫。郑氏连忙按着欧阳观的手,说:“夫君不必过早去喊人。白日里暑热,劳乏,趁这会儿凉快些,快躺下眯一会儿。”欧阳观看拗不过她,便一口吹熄油灯,叮嘱说娘子随时唤我。黑暗中,欧阳观睁着双眼,借着透进屋的月光,瞅着郑氏像口锅似的肚皮。最后一刻,欧阳观还是沉沉睡去,直到郑氏伸手摇醒他,他才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边穿衣服边朝推官厅大门跑去。

协助接生婆拾掇完毕,欧阳观趿着鞋,来到屋外窗台下。他的心咚咚跳着,像要冲出腔子。他尖起耳朵,聆听着屋里的动静,除了偶尔传出的哼哼,欧阳观没有听到他臆想的尖锐、凄惨的喊叫声。欧阳观心想,若不是剧疼难忍,恐怕连闷哼她也不会。这个女子啊,欧阳观心里感叹。一袭凉风从背后吹过来,他听见院子里银杏树发出飒飒的声音。一丝光若有若无地从身后射过来,打在窗棂对面墙壁上的七贤图上。

那是他晚饭前才挂上去的。七贤图上的贤士全是巴蜀一带的文化名士。欧阳观请人画好后,一直没时间去挂,直到傍晚回家听郑氏说肚皮有点隐疼,他才找来木梯,叮叮当当,一股脑儿挂上去。孩子都要钻出来了,榜样还没上墙,欧阳观笑呵呵地和郑氏调侃。其中,李白那幅画看上去有点偏。郑氏瞟一眼忙得满头大汗的夫君,便说算了,反正不一定看得出来。欧阳观不依,说:“我给孩子寻的楷模,个个行为端庄、才华横溢,岂容偏斜?”说完,欧阳观硬是爬上木梯,把歪斜的那幅图重新挂正。

正当欧阳观端详着窗棂对面墙壁上的七贤图时,婴儿哇的一声啼哭,把欧阳观拉回到现实世界中。

婴儿清脆嘹亮的啼哭,像闪电击穿黑暗。欧阳观倏地一抬头,

望见一道朝霞从东至西闪过。欧阳观心里一热，望着那道朝霞惊呼：天呀！我有后了！

“恭喜欧阳大人，是个男孩！全身还长着白毫呢。”接生婆把裹好襁褓的婴儿递到欧阳观手中。欧阳观凝视着婴儿，呆呆的，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反应过来，急忙把婴儿放回床头，拿出几十文钱谢过接生婆。

欧阳观跨进门槛，笑嘻嘻地看着郑氏说：“夫人辛苦了！”说罢，拿一条洗脸帕给郑氏擦汗。除了额头上针眼大小的汗珠，欧阳观看见郑氏早已泪流满面了。

刚才，郑氏望着两鬓斑白的夫君目不转睛地瞧着婴儿，不停地喃喃自语，乐得疯癫一般，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滚下来。郑氏凝视着婴儿毛茸茸的脸蛋，心想原来自己身上的白毛移到儿子身上了。有了孩子，心事终究可以卸下了。欧阳观伸手摸了摸郑氏的额头。由于失血过多，郑氏看上去脸惨白。欧阳观说，娘子不要太感伤。

四年前，郑氏生下一个儿子，不满周岁就生病夭折了。夫妻俩伤心欲绝，抱头痛哭。尤其郑氏，人像呆掉了一样，常常盯着孩子穿过的小衣服小袜子发呆，思念孩子心切如渊。一天半夜，刮着大风，郑氏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梦见一位白衣仙人，驾着五彩云霞，来到她面前，将一个浑身白毫的男婴交给她。她看了一眼，欣喜若狂，立马抢过来，眼眶里顿时噙满感激的泪水。她动了动嘴唇，发不出声。仙人莞尔一笑，摆摆手，衣袂蹁跹地飘走了。郑氏一激灵，醒了，摸一下枕头，泪水早已洇湿一片。果然，不久郑氏又怀孕了。奇怪的是，妊娠期间她身上长出许多白色的细毫。

“夫君给孩子取个名字吧。”郑氏说。

“欧阳修吧。”欧阳观脱口而出，早已想好的样子。

“修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欧阳观进一步解释，脸上洋溢

着得意。

郑氏会心一笑，深知老来得子的夫君，是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了。

“字呢？”郑氏望着欧阳观问。

欧阳观正沉思着。郑氏偏着头，略作思索，问欧阳观：“欧阳永叔如何？”

欧阳观立即说：“好啊，父母共祝儿子福寿绵长吧。”

二

绵州青山迤迳，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川西北山野之中。东据三国刘备、刘璋饮酒时，刘备曾慨叹过的“富哉！今日之乐乎”的富乐山，西临蜿蜒东流的涪江，与东北而至的芙蓉溪，西边而来的安昌河，于东南汇合，形成冲积小平原。绵州城就建在这个小平原上。

从绵州军事推官厅出来，拐过两条小街，出南门，跨过一大片农田和河滩地，欧阳修母子便来到南河岸边。微风吹拂着杨柳，一簇簇荻秆摇曳着，随风飘荡。一到秋天，荻花或紫或白，纷纷扬扬，似麦浪起伏。女人们沿着河岸蹲成一排，捣衣的声音响彻青山绿水间。大家有说有笑，难免东家长西家短。这样的時候，郑氏总是不搭腔，默默听着，埋头洗自己的衣服。孩子们便在河滩地里荻花丛中嬉戏、奔跑，捕捉蚂蚱或蜻蜓。累了的时候，便用河沙垒砌尖顶房子或平板大船。洗完衣服，郑氏便端起脸盆来到儿子身边，坐在光溜溜的鹅卵石上歇息，和欧阳修一起听河边潺潺流水声，观赏河对岸风景绮丽的富乐山和遐迩闻名的越王楼。更多的时候，郑氏摘一根荻秆，以沙地为纸，荻秆当笔，写下“天、地、山、川、日、

月”等字，教儿子读写。很快，欧阳修悟出一个规律，告诉郑氏，“山”字像一座山，“月”字看上去像天上的月亮。欧阳修照着郑氏的样子，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像模像样地学起来。郑氏惊喜地发现儿子很聪明，几乎一学就会。母子俩的行为引来路人的注目。很长一段时间，绵州人都难以忘怀那个穿着蓝底碎花衣衫，头插鲜花，透着大家闺秀气质的少妇，和那个看上去苍白瘦弱却透着一股机灵劲儿的孩子在沙地上用荻秆写字的情景。

初夏傍晚，阳光薄纱般倾泻下来，在土城墙壁上形成一层耀眼的橘黄。欧阳观深吸一口气，全是新鲜的泥土味儿。他自西向东巡视一周，落实好第二天搬运沙石的地点。拿起镐又干了一阵，便爬上城东头绵州城的至高处。欧阳观喜欢来这里，尤其心里有事的时候，他会站在上面，俯瞰一会儿这座城邑。看上一会儿，心胸便开阔许多。擦黑的时候，他才离开。

扛着一把镐，欧阳观往家走。连接城南门的是一条细窄的青石板铺筑的小路，有野草从石缝里探出头来，晚风吹拂着他的身体。看见自己组织老百姓快要修起的土城墙，像一条蜿蜒的青蛇横亘眼前，他的心情很好。心想再遇夏季洪水泛滥，老百姓也可高枕无忧。他踩着轻快的脚步，嘴里时不时吹着口哨。欧阳观的性格不似他的职业严肃凝重，浑身上下洋溢着耿直、率真、诙谐的天性。

快进南门时，欧阳观遇上了出城回家的小焦。四目相对，小伙子脸上泛起一层绯红。欧阳观看小伙子不好意思，便上前主动招呼。小伙子以为欧阳大人即使认出了他，也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便慌慌张张卸下肩上的箩筐，上前打躬作揖，然后，俯下身子去捞箩筐里的青玉米棒子。小伙子很贪心，恨不得把箩筐里剩下的玉米棒子全掣在肘弯里。扒拉一下，十几根玉米棒子散落一地。欧

阳观便放下镐，蹲下身子，帮小伙子拾地上的玉米棒子。小伙子把拾起来的交给欧阳观，欧阳观顺手放进箩筐里。小伙子看欧阳观不收，急得满头大汗，战战兢兢说，欧阳大人不要嫌弃，卖剩下的而已，我的一点心意。欧阳观便笑嘻嘻地问，玉米是不是他自己种的？小伙子撩起一角衣衫擦擦脸上的汗珠，回答说：“报告大人，小的再也不敢了。自从大人明察秋毫，从求生堂放小的回家后，勤劳耕作，去年娶上了媳妇，今年刚生下一个大胖小子。托欧阳大人的福啊。”小伙子说完，扑通一声跪在欧阳观面前。欧阳观忙拉起小伙子，说小焦不必客气，据实办案是本官之职责。洗心革面，除掉恶习，珍视生活就是对本官的至高报答。说完，欧阳观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郑氏正在做晚饭。欧阳观洗过脸，背着手踱到厨房。见他进来，郑氏忙把早已晾好的茶水递过去。欧阳观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咕嘟嘟灌了个透心凉快。

郑氏正往锅里舀一小勺油，准备炒青菜。灶台上放着的是她做好的一小碟酸萝卜和一碗五花肉炖粉条。回头看欧阳观正像馋猫一样瞅着她做的菜品，便临时决定增加一个荤菜。她忙唤他去房梁取腊肉来煮。欧阳观扭头朝房梁上黑乎乎的腊肉望了一眼，看只有一块了，有些不舍，便笑着说：“还是等有朋友来再拿出来吃。”郑氏心疼欧阳观这段常去土城墙铲土，耗体力，便执意说：“我们自己也要吃啊。”其实，本来房梁上挂有七八块腊肉的，硬是被欧阳观左一块右一块地招待了客人。见郑氏不甘心，欧阳观脸上立即堆满笑容说：“吾不吃，但若是娘子和修儿要吃，就煮。”话都说到这地步了，郑氏便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郑氏知道欧阳观生性豪爽，喜欢交朋结友，又乐善好施，家里好吃好喝的，全用来招待了客人，微薄的薪酬，常常接不上趟。

晚饭仍然在官廨后院银杏树下。蝉歇在银杏树上，聒噪一阵后终于停下来。晚饭常常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光，三个人围成一桌，欧阳修常常缠着父亲讲故事，欧阳观便三口两口扒拉完饭，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儿子讲故事。孔融让梨啦，三顾茅庐啦，等等。欧阳修常常眨着一双小眼睛盯着欧阳观微微隆起的肚皮想，长大后也要像父亲样，肚子里藏着好听的故事。临睡前，郑氏会叫儿子把听来的故事重复一遍。夫妻俩常常会很惊讶，没想到三岁的孩子会复述得那么生动完整。欧阳观听后，对郑氏说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

儿子睡后，安静下来，欧阳观从布囊里取出带回家的案卷读起来。突然，有个案卷，颇让他踌躇。他把案卷读了好几遍，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总觉得上面的囚犯不该判死刑，但又找不出不判死刑的理由。油灯快燃到底了，嗞嗞作响。欧阳观合上卷宗，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地坐在桌边，脑子里尽是下午小焦那张脸，晃来晃去。当初要不是发现小焦案件的漏洞，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更说不上生胖儿子。想到这几年不少判重判错的案子，欧阳观就长声叹气。灯油不亮，油灯下缝衣服的郑氏，眼睛都快凑到布上了，缝几针，就把缝衣针伸进头发磨磨。郑氏听欧阳观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抬头说：“肠子都快让你叹断了。”欧阳观指了指桌上的卷宗，说：“这是一个判死刑的案子，我想替死刑犯找出一条活路，就是不行。”郑氏放下手中的衣服，满脸惊讶，问：“犯了死罪的人还可以替他找到活路？”欧阳观解释说：“首先要替他找到免死的可能性，这样，如果找不到，死者和我都没遗憾。有时候，还真能在死囚中找到不该判死刑的人。”郑氏明白过来，想起欧阳观在推官厅门口修建的“求生堂”，越发觉得欧阳观的慈悲善良。

三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欧阳观调任泰州(今江苏泰州)任军事判官,身染重疾,卒于住所,享年五十九岁。丈夫的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令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的家天塌地陷般,年仅二十九岁的郑氏无可奈何,只好拖儿带女投奔随州(今湖北随州)任职的小叔子欧阳晔。

家计窘迫,无钱给儿子聘请塾师,母亲、叔叔便充当起欧阳修的启蒙老师来,边养边教。

随州城南涡水两岸,水草茂盛,荻秆丛生。郑氏便像在绵州一样,荻秆当笔,沙地为纸,继续教欧阳修认字写字。郑氏非常用心,常常从涡水河滩带回沙土、荻秆,画荻教子。很快,完成了习字的欧阳修熟读了《论语》《孟子》《春秋左氏传》等一批经典著作,背诵李白、杜甫等诗篇,练就一身“童子功”。

一天,欧阳修和几个孩子在城南李员外家正玩捉迷藏的游戏。欧阳修跑进李家废弃的书房里,正找地方东躲西藏,他拉开一扇破壁柜,准备钻进去,不巧里面塞着一个破箩筐,一股灰尘的味道迎面扑来。欧阳修瞟了一眼,箩筐里满满当当装了一箩书。欧阳修立即扑上去,像饿狼捕食,翻看起来。他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完全忘记了游戏,一路奔跑着去找李员外的儿子李尧辅。孩子们正是读书的年龄,听说欧阳修发现一箩筐书,个个欢呼雀跃,来到壁柜前,齐心协力,硬是把一筐书拖到了李家院坝里。孩子们扒拉着,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欧阳修一下子就看见那套六卷本《昌黎文集》。即使破破烂烂,残缺不齐,有的页码甚至次序颠倒,但它还是一下就吸引住了欧阳修的眼球。欧阳修心想,我知道韩愈

是唐代大文豪,但我还一直没读过他的书呢。欧阳修站在明晃晃的阳光下,一页接一页地读着。他太喜欢它了。过了一会儿,他拉上李尧辅,一道向东园内堂正在读书的李员外借书。李员外抬起头来,打量眼前这个八九岁的男孩。他认识这个孩子,因为欧阳晔已经带这个孩子向他借过几次书了。欧阳修说明来意后,勾下头,一双长长的眼睫毛盖住眼睛,有点成人似的羞怯。李员外突然十分爱怜眼前这个少年,他伸出手,摸了摸欧阳修的头,然后又摸摸李尧辅的头。他很高兴,儿子和这个嗜书如命的孩子交往。他脸上堆满笑,朝欧阳修点点头,指着那摞书说,既然少年郎如此喜欢,它们就属于你了。欧阳修没想到说的是借,却变成了送,还这么爽快。他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鸡啄米似的直点头。

与《昌黎文集》的邂逅,当然是欧阳修人生的大事。

其实,连欧阳修自己也没想到,这次与《昌黎文集》的邂逅,成就了他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

《昌黎文集》,让欧阳修如获至宝。他一遍一遍地咀嚼韩愈的文字,触摸他的灵魂,揣摩他的文章技法,感悟他的风骨内涵。犹如春风中吹来的一粒种子,在欧阳修幼小心里悄悄萌发。当他知道韩愈和他一样,三岁而孤,父母双双身亡,靠表哥表嫂拉扯成人,欧阳修的内心像利剑击透一般。他立志像韩愈一样,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自知孤子,奋力砥砺。

时光倏忽而去,欧阳修阅读、抄录、背诵的诗文越来越多。十岁左右,他就开始依照前人的文章体例,写起诗赋文章来。叔叔欧阳晔一有闲暇,便给他辅导。正是欧阳晔,第一个发现欧阳修的文学天赋。

一天,欧阳修写了一首叫《仙草》的诗,交给叔叔指导。欧阳晔读后,瞪大眼睛看着欧阳修。他没想到欧阳修把古书上说的仙

草和市井贩卖仙草行骗，描写得这么入木三分。他迟疑了一会儿，说：“简直没想到，才十岁的你就能写出这样的诗。”叔叔的话传入郑氏的耳朵，她正蹲在厨房忙不迭地腌青菜，听叔叔如此说，忙撩起围裙擦了一把手从厨房出来。见郑氏过来，欧阳晔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把诗稿递给郑氏，说：“此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我们当尽力养育之。”郑氏接过，默读起来：

世说有仙草，得之能隐身。
仙书已怪妄，此事况无文。
嗟尔得从谁，不辨伪与真。
持行入都市，自谓术通神。
白日攫黄金，磊落拣奇珍。
旁人掩口笑，纵汝暂欢欣。
汝方矜所得，谓世尽盲昏。
非人不见汝，乃汝不见人。

一天傍晚，黑云在天边骤然而至。空中划过几道闪电，只要一声惊雷，大雨可能会倾盆而下。欧阳修匆匆来到随州城下，便拱手施礼朝老兵高喊：“烦请老伯开门放学生进城行吗？”老兵本来不愿破例开门，但听是个懂礼貌的少年。探头一看，果然，城门之下站着一个身背行囊读书郎模样的少年，便顿生爱怜之心，大声朝城门下吆喝：“既然是个读书郎，我出一联，若能对出，放你进城；对不出，明晨再进。”城门下闹哄哄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于是老兵说出上联：开关早，关关迟，放书生过关。说完，老兵仰头望一眼天边的黑云，又瞥一眼城门下的书生。欧阳修站在那里，略加思索，仰头朝城门上老兵大声说道：“出对子容易，对对子难，请先生先对吧。”老兵一听，讪讪一笑，不屑地说：“我是喊你对的。”欧阳

修咳嗽了一声,对老兵说:“学生已经对过了。”老兵愣了愣,这才恍然大悟,立即下城楼开门。原来欧阳修的下联是: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

春节前一天早晨,北风呜呜刮着,天还没大亮,欧阳修就被母亲唤起来,趿着鞋,懵懵懂懂地跟在郑氏身后,来到堂屋。

只见四四方方的几案上摆着一个神龛,旁边堆着几筒画卷。郑氏朝画卷指指,又朝神龛上方的墙壁指指,说儿子你把它们挂上去。

只瞄一眼,欧阳修就知道那是家里的七贤图。每年春节,母亲都会郑重其事将它们挂上墙,让他和妹妹祭拜一番。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日子,如中秋和中元。

欧阳修揉着惺忪的睡眼,不大情愿地走上前,将其中一幅图双手举起,使劲儿一抖,丝帛断裂的声音传出来。

欧阳修的心扑扑乱跳。

还好,只坏了一个角。

这可是你们欧阳家的传家宝。郑氏皱着眉告诫儿子说。

欧阳修知道,在他的记忆中,这七贤图须臾也没离开过他家。父亲死后,他们从泰州投奔叔叔,除了少许衣服,七贤图,是他们随身携带的唯一物品。

看儿子面带愧意,一双长眼睫毛耷拉下来,盖住了眼睛,郑氏说:“从绵州到泰州任上,你爹没带任何蜀中之物,唯独七贤图,视若珍宝。你知道为什么?”郑氏觉得有必要和儿子聊聊七贤图了。

设席祭祀,就是要你们不忘家父,不忘先世清风,像先贤一样品格端庄,智慧超群。郑氏一字一顿,她希望她的话像烙铁嵌进儿子的心里。

后来,黄昏来临,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茫茫大雪顿时把天地拉

近一层。郑氏搬出一条板凳坐在门槛边，看着一对儿女在神龛前摆好酒肉、瓜果等祭品，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行三拜九叩之礼。郑氏见儿女们做得如此投入，嘴角牵起一线笑纹，望着门外白雪茫茫，心说，夫君我尽心了。

四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沙地写字的孩子眨眼长成了十七岁的少年郎。

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他人生第一次科举考试。

一大清早，天刚露出鱼肚白，欧阳修便拎着一个装满烧饼的漆盒和一罐水、三支蜡烛来到随州考棚前。他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考棚前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其中有头发花白的四五十岁的男人，有稚气未脱的十六七岁少年郎，居多的要数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还有送儿送夫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太太小媳妇。欧阳修排在队伍的尾巴上，半晌才往前蠕动一下，直到太阳的影子从他身前移到身后，队伍才大步动起来。欧阳修发现参加科举考试的除少数宦家子弟外，大多属寒门青襟。过了中堂，到了室内，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同鸟鸣蝉叫全被关在门外。欧阳修感到浑身燥热，便脱下前身長后身短的夹衣，露出里面的圆领白布汗衫。他的脚都站麻了，歪斜着身子，扫一眼前头弯弯扭扭的长龙阵。跨进内堂，从一截高门槛开始，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四周帷幕低垂，摆着一张香案，案台上灯火通明，香烟缭绕。学子们个个屏气凝神。监考官黑着脸膛搜查学子们携带的衣服、食品，如遇可疑者，连内衣内裤也要翻个遍。发过考牌，学子们便根据考牌上的号码，堂堂正正步入

笼子似的考位：格子间。

欧阳修是最后一批进入格子间的人。坐下来，他好奇地环视了一圈听人多次说起过的考棚，觉得比别人说过的还逼仄。气都还没喘匀，就听见监考官唤他的名字。欧阳修的心突突跳着，颤颤巍巍地与监考官行礼之后，从他手中接过试卷。他屏住呼吸，将试卷先浏览了一遍，很快平息下来。还好，先考的策论，要求考生从《春秋左氏传》中荒诞之处进行论述，他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一阵蚕子吃叶般的沙沙声后，欧阳修一气呵成，写下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策论文章。其中“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两句，更属奇思妙想，为天下传诵。

但接下来，诗赋考试就有点令欧阳修气短了。由于不太熟悉骈文，不能完全按照韵脚押韵的要求，年轻的欧阳修第一次品尝到失败的苦涩。

从考棚看榜回家，欧阳修一路上走得很慢。都看见家门口那棵歪脖子香椿树了，他的脑袋还木木的，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如何向母亲和叔叔交代。对他来说，落榜无法面对含辛茹苦养育他的母亲。曾经通宵达旦寒窗苦读不就是想尽早考取功名，赡养母亲吗？

走进院子，郑氏正在树下纳鞋底。郑氏的针线活很好，鞋底的针脚密密匝匝，即使鞋帮子穿烂了，鞋底还好好好的。欧阳修喊一声娘，喉咙就哽了。郑氏转过头，正好与泪眼婆娑的儿子四目相视。郑氏一下子就明白了，她咳嗽一声，心里滑过一丝疼痛，嘴巴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等了一会儿郑氏终于说出来了：“你饿了吗？锅里还有一碗羊肉烧萝卜汤。”说完往厨房走。欧阳修盯着她微驼的后背说：“娘，我不饿，我不想吃。”然后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郑氏转过身跟了两三步，停住，说你歇会儿吃。